史通評釋

史通評釋卷第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刋

內篇
言語　浮辭　叙事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

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皐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絶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涌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

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倫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㝡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時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

混音衮古本切沌音盾徒本切

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爲脩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諸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皆其類而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

元封漢武帝附元正始魏主宗改元

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為魏收弘為牛弘）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也劭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

數其罪下吳本有廿字者蓋二字吳本作不盡舉

雜類二字吳本作其難棄一作乎

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黑獺本宗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紙非狐貉非貉焦弃狗子齧一斷索又曰獲獲頭團欒河中徇子破爾究又西帝下詔爲齊神武數其罪諸如此亦新可弃遊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緝錄故是得推聞於後其事不傳於此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以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做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

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鄙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

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成十三晉侯使呂相絕秦遂伐秦戰於麻隧秦師敗績○襄二十五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桓二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臧哀伯諫不聽○襄三魏絳戮楊干僕以上詳左傳國語

蘇秦東周洛陽人張儀范雎魏人魯仲連齊人事俱詳史記中

朱雲字游魯人成帝時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

漢安漢順帝改元

建興後主劉禪改元

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以死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犍為張綱字文紀為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時冀妹為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緜竹秦宓字子敕建興二年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吴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

禊芳修禊禊暖浴祭名三月上巳臨水祓除不祥

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字元長僧達子也宋武帝永明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

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騮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

其優劣耶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荅

評曰朱雲張綱秦宓王融此四子者道故不同目宓融爲小辨可也朱雲折檻求斬張禹張綱埋輪以彈梁冀此臣子之諒節朝廷之讜言而謂自漢以下無足觀焉則雲綱之忠不遂儀秦之辨耿大丈夫而尊妾婦子玄失言矣

僖五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袀

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陜縣東南

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

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

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

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昭二十五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昭公喪勞宋父定公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師己魯大夫也跦張于反

跦跦跳行貌褰起虔反袴也襦而朱反

隱十一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周諺有之山有木

前

睅出目皤腹大也思來才切多須貌多材

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常談考誤車輔査切杜預注曰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待故曰相依今人不知直以爲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殊誤古今諺注曰頷車牙下骨之名也輔爲外表車爲内骨

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

讓公會天齊大夫中小子犯舉手鬼晉從北高曰原有若軍嚢莫原田之草華謀可以之稱功不足令有德

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

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僖二十八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

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

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慭魚僅切

評曰役漢書楊由傳由字哀侯成都人爲郡文學掾時

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

郡内當有小兵然不爲害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

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役主人舍有鬭相殺者人請

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
楊由占雀則有之未著聽雀事聽雀故事在益部耆舊
傳有楊宣論衡有陽偉翁皆蜀人子玄何不一舉之而
云楊由邪
益部耆舊傳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
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
如其言
論衡廣漢陽偉翁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
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
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亦

罵之曰耿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耿
沮渠夷姓千家姓云河西族外夷傳云先世爲匈奴左
沮渠以官爲氏沮渠蒙遜稱帝號北凉
乞伏夷姓外夷傳云鮮卑酋帥有乞伏部因氏千家姓
云隴西族西秦錄云乞伏国仁稱大單于
拓拔夷姓一作拓跋氏族大全云黄帝子昌裔之後受
封北土黄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爲拓后爲拔故號拓
后拔氏從省文爲拓拔氏後魏孝文改姓元氏
宇文外夷錄云南單于之後有普廻因獵得玉璽以爲
天授鮮卑謂天爲宇因號宇文氏至宇文泰稱帝國號

悱音斐

墣部斗切培塿小阜

周

張太素著魏書一百卷說林二十卷于悱明皇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脩所闕

定州郎餘令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

改著作佐郎

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

崇曰信矣遂殺成汪

魏略山陽單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康應召知其計康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邪固對不知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幷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行地下也

郅都楊人也郎令洪洞循[illegible][illegible]號曰蒼鷹

樂廣字彥輔淯陽人衛玠字叔寶瓘之孫也廣有重名以女妻玠人謂婦公氷清女壻玉潤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覇文之敎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

慎一作愼

鯨鯢注三卷

交哉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
博録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
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
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愼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
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
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
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
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
一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
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役居榮貴滿盈

高論下吳本有至收傳論四字

速禍躬爲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訐私於爾朱揚傳又云收受暢財賄今故為榮傳多成其惡

元魏太祖道武帝名珪改元登國

郯子注三卷

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故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如歸令盡種誅夷雖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一發無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皡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仰惟秦晉而烏官創置豈闚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

齊史魏收二字吳本無

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夐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德棻是也（齊史魏收李伯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快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汏栽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雖數句而方決枝左傳稱絳父

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爲二叟立傳全采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子恕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泣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與顯亂顯光妻[illegible]

者也

評曰史記云趙鞅諸子無恤爲賢謂無恤賢於諸子也漢書云蕭何知漢信賢匈奴知李廣賢謂韓信李廣賢於諸將也非謂無恤信廣便可爲聖賢也如以其詞孔子云賢哉回也又云賜也賢乎哉將謂方人與克已者埒乎孟子云二子之勇未知孰賢將謂舍黝貞參商之流乎不然矣若班書讚屠伯於宋賜齊史列魏收之直邪周書評太祖之仁虐子玄之駁允當嗟乎寧獨如是

漢書霍光贊曰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既曰愛幸監奴卒與顯亂陰妻邪謀與聞弑后此所謂運行

之瓞紹豨 豈乙子都名 般

揆句頓成乖角也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比為丞相元帝讓之曰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為廷尉則無冤為丞相則冤結此所謂人一而史辭二也故作史者當以子玄為準

趙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泣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為摩笄山正義枓音斗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笄今簪也

下邳嚴延年字次卿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

大統西魏文帝改元建德北周武帝改元

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

高紀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

周文元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

晉郡杞使之代伐吳其年杞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

討偉遂為齊所留晉平偉方見釋偉性溫柔好虛靜篤
學愛文物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王垂棘反齊晉平實
非歸為辭人所重如此延枝周史元偉史通作元行恭
豈偉卽行恭耶
新野庾信字子山善左傳東海徐陵並為抄撰學士文
並綺豔世號徐庾體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
汝南周弘正字思行陳宣帝三年使周官尚書右僕射
杜陵韋夐字敬遠孝寬兄也志尚夷簡號逍遙公
左襄三十二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

其

二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寅盡癸未

張臣在文十一年叔孫僑如叔孫豹皆所長狄名鹹者咸

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龔勝不受莽詔自餓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曹子建三良詩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旣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

帑音奴命子也

身誠獨難視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善歌為新變聲事於漢武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士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

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旣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敘事第二十二　并序　簡要　隱晦　妄飾　總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

遷孔而變以迂周此是公論

懘尺制切音敗不和也籥音約樂器如笛倜音惕儻音倘

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複深奧詁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懘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

龜策等傳云云是少孫所補安可盡責子長

媸音痴花也

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爲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駮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主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俊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

噩音鄂[illegible]也

君懋媚隋何名實錄

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

覼音羅

簡字尤務 尚

宕音蕩

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干是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于下

右敘事篇序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

申生本發長
錄紀信注二
林

楚軍以荊
尻為篳又

資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其

洛埠講書局
美竹也

去尚曰續

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竝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宜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蕭梁傳云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於君將食之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人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只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

一云此則至又載十二字衍

郤昔陳本作郤行父即季文子孫良夫衛大夫

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準鄴紀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綜史通多此類公梁傳新序說光戰因萊乾漢春秋史記左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作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為鈍人也證記中已有註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

胼音駢皮厚也胝音知滓音淄瀋昌枕切汁也

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贅字皆重複史之頌穢孰甚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置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吕釣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右簡要

文十五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評曰左昭十二子革對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史記以為析父對當是未見左傳揚用脩謂史記析父之對取國語而略其後一節病馬遷疎略不知國語析父繇篳路藍縷語也史記作蓽露藍蔞與左傳微異徐廣曰蓽一作綦駰案服虔曰蓽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

棓音浮杖也 踦音饑

齊神武高歡字賀六渾勃海蓨人

評曰公羊傳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侄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語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與史通所記傳文微異于玄當另有所據

史記張蒼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老上元無年字則老非年老也謂告老也猶國語云乃老也口中無齒故止食乳漢書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已先去老字矣

張丞相蒼
陽武人

湯臣伊尹名摯一作贄史記云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

莊子天道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

曰審王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眞

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

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傳乎子孫

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

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故也

其喻人心不可及矣延梜一輪扁也莊以爲齊桓韓以

爲楚成古今典故其傳訛類此抑或寓言乎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成

原缺

哀王冲字倉舒太祖子也十三歲卒

字外駢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無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期魏志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容貌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事之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典魏之書恨怏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

其

吳本志也下有晉謂晉書也五字

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俊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右隱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世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

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琛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

[illegible]竹退軸
頭也又音衍
當作楪聲音
楗髽葦切長
髻記曰男
子冠而婦人
髽笄者相結
也笈作一
安

桃戰眞獲晉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辛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㓜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轄子長所書魯始爲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卽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文紀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變襆以新史重規删其舊說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

解昔豚

孫以爲選居有此體然用之詩不施於文

夫近世通胡案食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庬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二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愁山定櫝彰於載識杜臺卿齊載識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丘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劭齊志載諺擢擢頭圖圓河中狗子破爾死明如日月難寫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

雒水出上洛冢嶺山至河南鞏縣入河王孫滿周大夫

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右支飾

左宣三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梁王僧辯勸進湘東王即位王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長鯨喻侯景襄陽短狐未全革面短狐喻岳陽王詧太平玉燭爾乃議之

幗青囗婦人之冠

晉陽秋諸葛亮寇郿據渭水南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其後曹將之利

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堅敗於晉沖叛終爲堅賊

邢邵字子才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不再哭賓客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

達識闕遺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

北史王琳字子珩山陰人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壽陽被執李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評曰東門吳豈絕德乎那子才捉孤子而不慟何異於吳馬遵稱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王琳爲梁至死不貳壽陽之誅百姓盡哀故吏朱瑒請於尚書僕射徐陵曰琳經蒞壽陽

窀音屯穸音夕窀厚也穸夜也

實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有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遲脩宅穸無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故一時會葬者數千人恐李將軍當日或未有也百藥豈虛引古事妄足膚音哉

評曰史通作轊漢書作櫘總音衛弟解不同轊曰車軸櫘曰小棺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櫘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應劭曰櫘小棺也師古曰初爲櫘櫝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考史記無此事史記田單傳其人以轊折車敗郭璞曰車軸也則轊非漢初立若作櫘又非子長所書當改云漢初立櫘孟

臧紇武仲也紇時服狐裘故曰狐裘以幼弱故曰小子軀短小故曰朱儒駘音台

堅所書○應璩百一詩曰楟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
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覩洪櫝而念楟
襄四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
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
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
於邾
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
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
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
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

縰音洗冠織也韠音畢蔽也

施其微巧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則男子之笄也注笄今之簪

魏昭成名什翼犍平文帝次子也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

周文帝宇文泰字黑獺始魏宣武孝明間謠曰狋非狋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為索謂本索髮焦梨狗子指黑獺也

尨降八凱中之一人也蒯聵衛莊公名刺客傳亦有趙人蒯聵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晉成公之生也

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

名曰黑臀

評曰事不煩古改從雅言子玄要以此為史臣之病不

知特異勢殊亦有不得不改者如遼主呼耶律楚材爲

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者華言長髯人也元

成宗稱阿沙不花爲阿即剌阿即剌者華言閻羅王也

如此等類惡得不改特子玄未之見耳

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

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

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

臣奚憂焉范雎話

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

延枝慕容沖見幸爲有龍陽之姿語男寵也國策注曰

魏之幸臣正曰幸姬也策言美人又云拂枕席此非楚

安陵君鄢陵君壽陵君趙建信君之比長孫佐輔于武

陵等詩用前魚字皆以官人言之則龍陽君又似女寵

俟再考之

史通評釋卷之七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爲錄刻

內篇
品藻　直言
曲筆　鑒識
探賾

品藻第二十三

肴一作形

卓是賊臣誰曰英雄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矣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　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謂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援

二甥甲乙竟在鄧侯上泰武陽自當居荆卿

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騅甥聃甥養甥）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二甥皆在第六等）而已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

末

高漸離荊軻秦武陽詳史記刺客傳

直狂狷決不悖禮子玄恐未識狂狷楊王孫注上七卷朱雲注六卷

次之士會爲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荊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六等斯並是非背亂善惡紛拏或珍飯(?)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玆爲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按劉向列女傳載曾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厭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

求史作其
頍寄出

人强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盖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竝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百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牓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

文苑當作文學隋書不名文苑
龐萌卅五卷

諸戚藩昔隋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竝列（隋諸楊玄）

（感爲梟感）鄭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列在文苑傳）三頻吉

士爲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

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

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

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

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

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

清宛爲不朽者矣（宛吳本作鬱按詩當作菀）

評曰漸離荆軻秦武陽當共列刺客江充息夫躬石顯

當同傳佞幸强生分别此孟堅之失也若伯牛曾參槩
大軒輊雍也不佞求非吾徒一進一退原不甚錯至於
顏氏庶幾伯玉君子附名骨論便足千秋何籍於稽康
何榮於高士董楊卽賢豈倂賴蘧比而言之恐亦非倫
光武嘗稱麗萌爲社稷臣已而連和董憲誠爲受誤徐
邈清通始移勿欺中聖一語不過醉後戲言而可謂欺
孟德乎擬邈於萌奚翅霄壤史通此篇大是確論而擬
議如斯信品藻爲難

評曰古今人表張晏料之云老子與文伯之母第四田
單曾連蔺相如第五而大姬巫怪寺人孟子乃在第三

嫪音郎虬反毐音駘改反嫪姓毐字

嫪毐昏淫不列下愚而在第七其言謬矣不獨鄧侯三甥荆軻武陽之失已也今細考之猶有霄壤相懸者史記稱摯不善通鑑稱摯荒淫胡爲與皋夔伊尹夷齊同列第二崔杼慶封齊魯弒君之賊奈何與孔文子闕黨童子同列第七商紂宜列第九而武庚可恕田恒倖列第八而子我可疑晉靈公居九而趙穿第八則臣可弒君隱桓與子羽同列第九則弟可弒兄叔梁紇先師聖父乃置第六與巫臣吳起同輩曾不得比於絳縣老人優孟王人弄兒乃置第四與呂侯君平比肩乃遂躋於魯公伯禽如斯繆戾不可枚舉孟堅之失此表爲甚

商臣楚成王太子也弒成王自立故曰南蠻冒頓匈奴單于頭曼太子也弒頭曼自立故曰北狄二人者皆弒父之賊故世稱悖逆曼讀瞞冒頓讀墨特或讀墨啜

陽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後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皆悼公使彘恭子（彘恭子士魴）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也武子士會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

左僖二十八晉文公圍曹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慚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汙行也汙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忘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遂

去而東走投河而死

評曰秋胡之妻姑不改節於桑園貞也旣不詭隨於金夫烈也投川雖云太過顧影自是無媿子玄乃鄙之爲頑人悍婦宂矣

晏子春秋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可也公孫棲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三年五月五日

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邯鄲江充字次倩河內息夫躬字子微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尋夷三族躬幸於哀帝作姦誅東平王雲詔獄死母弃市家徙合浦

濟南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南史彭城劉康祖宋左軍將軍元嘉二十七年與魏永昌王戰於尉流血沒踝矢中頭而死魏人傳康祖首示

彭城面如生

餘杭卜天與吳宋廣威將軍元凶入弒事變會卒天與不暇被甲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

宋永初三年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

丹陽紀僧眞事齊高帝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眞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建元初高帝疾甚令僧眞典遺詔永明元年

爲建威將軍尋武帝崩僧貞號泣思慕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

王頍字景文僧辯之子頒之弟也仕隋爲漢王諒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頍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頍戰敗自殺

評曰王頍附楊諒不得爲貞士李延壽隋書附孝行傳以兄頒發陳之陵報父之讎爲孝子因及之也史通謂宜附諒傳中良是魏徵列在文學與詞人共編非是感

楊玄感旣誅煬帝賜玄感姓梟氏非謂隋世以玄感爲

吳本作行曲自陷小人

象感也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

渭曲渭濱也雲臺陵雲臺也

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杼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塡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强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兹避禍幸獲而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險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眞僞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干

蕭統是昭明太子元未作燕史疑爲蕭韶或另有一蕭統邪

賓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説柚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爲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强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評曰此篇序古今史臣之直佞進南董辛崔馬遷張孫狎宋王劭而退陳壽王隱干寶虞預王沉蕭統夫宋孝王與尉遲迥同死猶可言也王劭剖析符命曲媚開皇而列之南董干寶直書成濟抽戈而移之鑿齒誠所未解自唐以來吳兢不徇張說之請韓愈直書中禁之事庶幾近之此外亡聞

後漢書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是時太尉李固以直言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

左宣二秋九月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旣

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魏王肅曰武帝聞司馬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巳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魏氏春秋王業不偏安之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松之注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

評曰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自討文王賈充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刄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

允而睡切
敬也雜也

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干寶晉紀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然則抽戈犯蹕之言出自干紀不出習書子玄乃謂干寶栖毫雍諸鑿齒近古遺直何其厚誣干也

魏氏春秋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

魏氏春秋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

而不善成有玉匣開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
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
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
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吉開壽
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
孛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雞象
搜神記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
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
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
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

金行在曆謂此

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漢晉春秋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窒之宿

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
泆晉春秋丞相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
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
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
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
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
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
揚善春秋之義也自兹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

沉文姦賊也機對事二姓不忠之臣也王堅受金壽米顯安得與三子比論

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射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令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

聖公更始字伯升劉縯字光武兄也為更始所害

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于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

夫史之曲筆至主人之甚乎矣本在鑒識篇

伯起魏收字重規李百藥字

吳録曰顧雍字元歎言爲蔡邕之所歎因以爲字焉

氏出于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録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

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名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盗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

苻生堅兄為堅所殺

沈約諡隱侯

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爰異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此篇恐有脫誤未能盡解

評曰王沉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部彰曹醜也

陸機旣降於晉故諸葛之柜虛張其辭美懿功也佞人
執筆顛倒如是若孟堅承祚猶有可疑劉允濟有言班
生受金陳壽求米史通亦云惟王伯厚曰受金事未詳
予考三國志壽傳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
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
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
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但丁儀上亦有
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皇后

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自撰顯宗
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
河間董承獻帝舅也爲車騎將軍曹操迎帝都許承見
操舉動陰忿曰柜虎投狼奈何尋受帝密詔誅操因與
昭烈合謀事洩被害昭烈遂據下邳不遂
京兆金禕字德褘與大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韋晃
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
曹操甚敬異之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褘慷慨有日磾
風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昭烈事敗操收紀晃等將殺
之紀呼曹操名曰恨吾不自王意竟爲羣兒所誤耳與

晁等皆死

聞喜毋丘儉字仲恭爲鎮東都督揚州文欽曹爽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正元二年稱太后詔罪狀司馬師舉兵討之兵敗儉死欽亡入吳

琅邪諸葛誕字公休都督揚州守壽春與吳連和合文欽討司馬昭兵敗誕死之

評曰公休孔明從弟也人言諸葛伯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犬虎子瑜而犬公休殊非其倫孔明祁山拒懿公休壽春討昭忠肝義舉與亮何异子謂三葛亮

爲上誕次之瑾又次之

陽夏袁粲字景倩宋尚書令蕭道成將受禪粲率兵攻之不克臨刑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隴永就丘山人人莫不隕涕

評曰宋之忠臣有劉康祖袁粲無劉康名且劉康祖死劭之難袁粲死齊之禪令槩謂齊興而有劉康袁粲似謂劉康祖亦死於齊劉與袁不同時亦不同難史通何以不曰袁粲劉彥節乎

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德林遂字公輔歷官上

儀同子玄所云亡考未達公輔相加若以此

字出大若未詳

顧雍字元歎蔡伯喈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

體一作求體字不通求字欠妥當是本字本守言公羊之說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

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于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鑑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乃乙　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

呂后名雉荀悅云字野雞顔師古云字娥姁

成周成王也書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本作序

錄厤說况

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爲鄙又甚於玆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君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正之年厲亡流彘厯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錄厯序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

有字疑

以本由蓋一段在射矣下

梅賾杜預

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旣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

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
兩絕安有殁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按曲筆篇流汗刮席下便寫至如朝廷正言多爽實凡
三十七字蓋史之爲用也上絕不屬鑒識篇不可同年
下云故知刮席不敢視云云刮席疑承刮席爲文逮漢
史繼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難爲章句姑知其爲
錯簡因加訂正如此此書外篇別有點須云回易數字
加以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寔公言也故敢如例云
爾是歲嘉靖乙未秋七月既望雲間陸深謹識
評曰按史記少帝初名子山爲襄城侯後改常山王更

名義後爲帝更名弘及漢文至長安舍代邸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代王入夜有司誅少帝於舍少帝始末如此劉執思乃欲爲本紀可乎子玄駁之良是第以共和爲譬竊所未了共和共伯和也厲王之難諸侯立和爲天子十四年比宣王立共伯歸國史記周召共理國事之說無據以此喻少帝殊爲不類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字邵公爲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公羊詁解十二卷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

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

魏略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嚴幹共辨析長短

上虞王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袁崧書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

南陽張輔字世偉晉御史中丞嘗著論班馬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勸惡足以監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遷所以稱良史也又論曹操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葛亮詞多不載

勃海劉軌思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

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劉祥字休徵璠子也周車騎大将軍初璠撰梁典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祥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祥脩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

採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式以取舍難明式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

擭音脚搏也莓美雅切音每草名說文馬莓也又音茂又音梅平聲與莓同

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擭莓而粉詞特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史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

狄捷通用
郯子生三
卷

紀古類

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

而後世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

爲凡一作違

此二句是以芸條之評

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遷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爲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刋之國史以爲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伏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

考習傳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為篡逮似未曾以劉為偽

齊倫宜作齊冏

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其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陳下蒐採古聖蕩然無記故其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筆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得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

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録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别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録而猶罪歸彦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從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齊彼南燕而與羣胡竝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

註誤也 胡卦切

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胷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知者不惑無所疑焉

評曰此篇專論孫盛葛洪李德林檀道鸞魏收五子之

失孫葛失之迂猶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鑿魏失之
悍其能逭於子玄之譏乎但云孔子作春秋學者以爲
感麟而作其說出公羊疏公羊以爲哀公十四年獲麟
之後孔子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披閱因敘云昔孔子
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
有其文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
言者故杜預左傳序有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
所起爲得其實數語則春秋之作在獲麟後也先儒有
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杜元凱以爲妖妄胡安國以爲

常理則春秋之作在獲麟前也二說俱不可知而子玄
斷謂因攫莓而創詞攫莓事出呂覽莓與煤同諸家皆
七此說子玄當另有據
呂覽任數篇云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羮不斟七日不
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
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
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
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
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
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延按莓與煤同攫煤事出

呂氏春秋止云命弟子記之未載因是而作春秋子玄
云因攗每而創詞當另有據以俟再考
評曰李德林論陳壽黨蜀抑魏子玄駁之誠是愚讀壽
志評孟德云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非常之人超世之傑
始終亡一貶辭何抑之有評玄德云有高祖之風英雄
之器庶幾似之而又云機權幹略不逮魏武何黨之有
至評孔明一則曰亮寇天水二則曰亮寇天水改元既
未踰年立國不置史官則深抑之矣德林之說誠無所
謂若習氏之書似若有意相王一遇則云生平未見以
比忤溫臨終一書則謂典午繼漢猶知尊吾道竊為之說

或當有據

文十一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

僖二十九冬介葛盧復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襄十四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

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滎陽太守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時帝蜀以宗室爲正以魏爲篡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引世祖諱炎興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

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

高平檀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讀晉陽秋二十卷

評曰趙王名倫非才倫也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賈后南風淫悍失德張華作女史箴以諷而二子俱不免其身乃知竭力危邦宜誠庸主竟何益哉

宋書符瑞志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烟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

兒來汝姓為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為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大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

讀之曰寶文出劉季禳邪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延枝宋書出沈隱侯筆㣲兒楯麟事甚奇隱侯博洽嘗
有所據故幷載之備考